

## 永懺樓隨筆之六十二

## 禪定天眼通新實驗實錄 (續)

馮 琦

「加拿大沒有這種巨石廟宇，雖然，神像也有些像印地安人。」我說：「多半是埃及神廟神像！」

象人都同意此一推斷，K太太這才想起來：「對了！四年前，我帶她去參觀埃及法老王京吐特！對了！我們很多人去的，你描述的就是京吐特的樣子！」

十九歲病死的古代埃及法老王吐特 (King Tut) 的木乃伊與黃金棺材黃金塑像，被發掘出土，運到美加展覽，許多人慕名往觀，却不知古埃及金字塔皇陵都會經被巫師符籙咒語封閉，凡是冒犯金字塔及死者，都會受到符咒的咒力攻擊。發掘吐特陵墓的那批考古家與助手，都已先後死於非命了。凡是接觸吐特的人，也都紛紛得禍！這些都是事實，有紀錄有根據。K太太不該帶女兒去看吐特法老王木乃伊及墓中彫像的展覽，小孩子無知，用手指吐特神像說他「不男不女」，得罪了吐特，以致受其魔咒所祟！

它在西雅圖展出時，我都不敢去看它的，因為我知埃及古代符咒的威力厲害！而且，金字塔內都有屍毒細菌，殉葬物件都附着有屍毒細菌，它們是萬年不死的（英國科學家曾發現在一處古棺內的屍毒菌，歷時兩千多年仍然生存，仍然分裂繁殖！）。

去看埃及金字塔等古墓及木乃伊，就算不信他的符咒威力，至少該提防它的屍毒細菌！另外，還有埃及巫師僧侶善於培養過濾性毒菌，他們在封墓時，把過濾性毒菌放在殉葬的黃金及寶物上，用以毒殺犯墓盜墓之徒！

很多人不知這些，爲了好奇而去看古墓、木乃伊、殉葬物等等。當心被毒菌上了身也還不自知呀！

秦始皇與武則天皇帝兩者的陵墓，也都有符籙咒封，也都有無數病菌、屍毒菌、過濾性病菌。中國的考古家與很多人去發掘這些陵墓，出土殉葬物件來展覽，我認爲，在學術上，雖不無意義，但是在道德上，侵犯死者，使到亡魂不安，發掘古墓，釋放各種毒菌出來，這是很不合衛生的，是很不智的！別都當我是危言聳聽，等着瞧吧！

K太太女兒的事，從無人知道，我怎會知道她帶女兒去看過埃及古墓神像？小女兒當時亦未在座，但是我看見她腦中深深印下了神像的影子時常向她作祟；她後來訪我，承認一合眼就看見此些不男不女的神像與古代廟宇，不住在催促她叫她！我至今還找不到療方給她！

我從此例可以奉勸讀者，千萬不可去看這一類古墓展覽！也千萬不可觸犯死人墓地！你就不信邪，也該信有屍毒細菌。

也不是每一個訪客都相信我能透視的。舉例說，有一位某女士，挾其學問，登門挑戰，與我辯論三小時，一定要我屈服於她，又有另一位女士說：「除非你能看見我心中想的是什麼人什麼樣子，那我才相信你！」

對於前者，我說我並不在「乞求」任何人相信我，她不肯信佛教，也是她的自由選擇。縱然我的天眼不是真的或不是佛教的，也不應妨礙我們對佛教的研究學習。對於後者，我還能講出她想念在北京的母親樣子。不過她仍然不相信我，至今她仍在懷疑我只是具有一種「猜謎」能力，而不是「天眼」，她倒不去想一想，陌生人怎麼一口就講得出她有老母親在北京和是什麼模樣？請她也猜一猜別人來試試！

有一位香港的某律師來見我，坐席未暖就要我立即講他的家庭，事業，投資，前途，健康……連姓名都未通，這樣叫我透視，又說他只有半小時的時間逗留，立刻要趕往飛機場登機。他的態度相當藐視而帶着看把戲的樣子。

看到他的態度，我不由不感覺他的誠意有疑問，他只是好奇而已，我對於來人若是真有急有病有難的，我一定盡力為之透視，但是我不喜歡任何人當作來看動物園的稀奇野獸，我也不是什麼跑江湖搭個小蓬子掛牌收錢給人看相的江湖術士或是畸形怪人，無論我的文名是大是小，我也總算是個文人！他是香港的大律師又於我何尤？別說是大律師，我連帝皇總統都會過，億萬富豪也見過，我也不會向這些大人物折過腰！

我立即拒絕他，我說：「大律師，你還是請趕快去機場登機吧！」

我看見他的暗疾的，可是我不告訴他！

另外一位也是律師，他很有禮貌，我就指出他的結石所在位置。

馮伯伯有一晚打電話來說：「有一個很窮苦的西人女子，她聽到你的名，她相信你，想請你看一看她的問題，她拿了幾張照片來，現在我這裏，要不要我送來給你看看？」

我在電話上說：「馮伯伯，這位太太很有誠心，我願意盡

力幫助她，不用勞你駕送照片來，請你拿在手上放在話筒旁邊就行了，待我來實驗一次新的考驗！」

馮伯伯依言拿住女子照片，我就開始運用天眼，我說：「我看到了！黃髮的，頭型好像倒蓋的一個盆子，臉型圓圓的，藍眼，看來像戴眼鏡的樣子，對不對？」

馮伯伯驚訝地說：「對極了！你看見了？」

「是的！」我又形容她的服裝。

「就是她！」馮伯伯說：「培德，請你再細看她有什麼問題，這個女子，我不認識的，是鄭先生拿來照片請我問你的，我對她一無所知。」

「待我試試查看吧！」我說：「啊！她有腦痛，她有精神恍惚，她有嚴重精神分裂……」我詳述了她的病狀之後，又說：「我現在聽見有一個遙遠的西人男子的呼喊聲音：

「艾蓮娜，艾蓮娜，」

「艾蓮娜，我愛你！」

那聲音很遙遠，很空洞，很淒涼，來自一個很像美國大峽谷的山谷，可是周圍山頂有白雪，我不知那是何處。

我繼續說：「我現在看見這個男子了，他是一個大約二十八或三十歲的高大英俊男子，他身穿掛吊帶的短筒西裝褲，有些像巴伐蘭裝，他穿皮靴，他在大峽谷的懸崖底下向這個女子呼喊：「艾蓮娜！我愛你！」是的，他已經死了，這是他的靈魂，念念不忘她，在呼喚她，這就是她的精神分裂的病源！」

那男子的愛情是那麽深重，聲音那麽柔和而淒傷，我也為之感動流下了眼淚。

馮伯伯說：「我對這個女子毫無所知，等我把你所見聞告知鄭先生轉告她，看她怎麼說吧？」

幾天以後，馮伯伯來電話：「培德，你看的都準確極了，那個女子的名字發音接近你講的艾蓮娜，她的丈夫是英國人，死於南非的大峽谷，現在她說：『既然培德這麽厲害能看透一切，一定也知道有什麼方法救我！』你就替她想什麼辦法來救她出苦海吧。」

我說：「我不知怎樣去救她，只可開出一些營養食品來幫助她。」

這件事，自然也傳遍了佛教圈子。我確有所見，只是不能辨認出是南非，我不認為這是「猜謎」。後來，馮伯伯蒞臨舍下，把照片帶來，出示眾人，我看了正是我在電話中所見的照片。

那女子的丈夫已死了二十年，還在向愛妻呼喚：「艾蓮娜，我愛你！」此事能不令人心酸？

我若非真有所見，却從何處臆想出來她的病情和她丈夫的面貌音容服裝全都準確？

九月十六日之夜，我已看見紐約市發生的離奇的一件事件，由於影響太大，我不敢講出來。以後，十一月十二日之夜，我破例打越洋電話要盡心爲此事出些微力，這事的當事人都知道的了，這裏只留一個保密紀錄罷。

十月底，震榮打電話來說：「妹妹駕車出唐人街，丟了身份證和小銀包，請叔叔費神一看落在何處？」

我看過之後說：「叫妹妹不必再去找了，她的藍色小銀包已被人偷了去，零用錢是被偷走了——好在只是一兩百元。至於身份證件，那個竊賊會寄回來給妹妹的，等兩三個星期吧，問題是竊賊不知你家地址，他只有將證件丟入郵筒了事，你快些打電話去郵局登記一下，他們就會寄給你。」

震榮依言照辦三星期後，他來說：「叔叔，妹妹的證件真的寄回來收到了。」

另外一個朋友也失了銀包，叫我察看，我却不見竊賊寄回證件，至今失主仍然無法尋回證件，也可說有幸有不幸了！

十一月初有一位C太太來訪，請我爲她的丈夫透視，C先生並沒有來我家，但是以前來過一次的，我記得初會時，我就說：你們在××海灘的玻璃別墅真美麗呀！」

C太太說：「你去過我們家？」

「沒有，但是我看得見。」我把玻璃別墅的內外都描述一番，C太太等都覺得奇怪，我又從未去過她家，怎麼瞭如指

掌？

「很簡單」我笑道：「我從你的腦子看見你家的一切！」這是確實的，人們常常把他們腦中的印象在無意中傳遞給別人，有很多陌生人，我與他們眼光一接觸，我立即看見對方的許多事物與經歷，與其說是我的天眼通，不如說是人們有傳心術吧，像這一類小實例，多得不勝枚舉。

有一位G太太，來訪多次，都不信我。她看見人人這樣深信我，她就說：「除非你能講出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一件秘密，我才信你！」

「我並不要求任何人信我。」我說：「我只希望人家信佛，你不信我，我一些也不在乎，只要你信佛就好！」

終於，有一天，G太太還是來請我爲她透視。我說：「你非要我講出你自己才知的秘密，今天我就講給你聽。」

我講出她幼年和少年的悲慘遭遇，我講出來之後，她感動得淚流滿面，我爲她分析因果，我爲她透視健康，我勸她虔信佛菩薩。她說：「現在我才信你是真有透視能力了。」

G太太現在篤信佛教了。

像G太太類似的事實，還有好幾位，也都因爲我一講出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事，他們就聽信我的勸告而更虔誠信佛念佛了，十月有一位D女士來見我，也是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說有事問我。

我運用天眼一看，她真是一位極虔誠的佛教徒，非常樂施好善，是一位很發心的護法弟子，她更是一位奇孝的孝女。

我就將所見講出：「D女士，你是一位虔誠的佛徒，更是一位難能可貴的孝女，你日夜唸佛唸經，迴向給你的父親，你祈求菩薩允許你以你的生命壽數來轉給你重病的父親，你的父親已經病重了，他的肝臟已經不行了，他感到肝部好像針刺或尖刀刺你那麼痛，又像給千刀剜割那麼痛，真可憐啊！」

我被D女士的奇孝所感動得落淚，我說：「我知道你日夜擔憂痛苦，你祈禱願以身代父親受苦，可是，我看見無數的豬、牛、羊、雞、鴨等等圍住他，這些動物的身受屠宰痛苦，如

今都傳導給了你父親，所以他這樣痛苦，你的孝心唸經迴向給他，雖可減少他一份痛苦，並不能全部推翻因果，尤其是他本人並不相信佛教，不信因果，他自己不懺悔，不拜佛求祐，他自己不接受佛力，以致你的孝心唸佛唸經迴向給他，也不能收很大功效的。」

D女士淚流滿面，問我：「這麼說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麼？」

我說：「一定要他本人自己信佛，他自己懺悔，才有希望，免得將來墜落輪迴。」

D女士的父親曾經在大陸和香港做過數十年的屠宰公司，手下的伙記殺過不知多少豬牛雞鴨，雖非他親自動手，他也難逃此厄，因果之事，真是不可不信啊！

我常常走路看見地面有橫路的蚯蚓，我必好好小心把它拾起，放在安全的草堆中，還祝福它：「別讓知更鳥看見你，快逃入泥土去吧！」

我勸D女士多放生多作善事，以為父贖罪滅孽，更盼D老伯心轉明白。

另外也有兩位訪客，他們是屠商之子孫，他們一進門，未開口，我就知道了，我指出她們的祖父是屠商，曾經屠殺過成千成萬的動物，如今祖父病入膏肓，內臟與全身肌骨都痛楚不堪好像刀割。

「他割人家多少刀，還須償還人家多少刀的痛楚。」我對這兩位陌生人說：「他至今還不悟，我是無能為力了。」

兩人說：「不錯，我們的祖父是屠商，我父親也是，我們也是，這是謀生的生計呀，沒有我們屠戶來殺豬殺牛，你們哪肉吃呢？我們對社會有貢獻的呀！」

「人並不一定非吃肉不可呀！」我說：「你們瞧我吃素有的人，紅光滿面，身強體健，你們天天吃肉，反而臉色青白，全身疾病，人類本來不是肉食動物呀，你們不信因果，主張殺生，卻又來見我做什麼呢？」

「我們以為你是一個神醫，人家傳你醫好過好些奇症。」

我說：「那是誤傳，以訛傳訛，我根本不會醫治任何疾病，也從未胆敢醫人。」

「但是人家說你開了些方子，人家就病好了。」

「什麼方子？」我笑道：「我哪配開方子？是寫些青菜，水菓之類的素食罷了，我勸人放棄肉食，改吃青菜水菓，這是有。有些人吃肉太多以致中了毒而不自知，如果改為吃素，身體就漸漸好了。」

我的遙遠透視實驗，至今也還在繼續研究之中，我曾經為香港、台灣、馬來亞、倫敦、美國、巴西、秘魯、夏威夷，等各地的一些求診的人遙視。

著名作家謝冰瑩，住在三藩市，她一向極其愛護我，視我為子姪，我也尊稱她為姨母。彼此已好幾年未見面了，十一月份我拿起筆來寫信問候她，我心中惦念她，突然我天眼張開，看見她的健康詳情，我細心為她透視，把所見寫在信紙上，寫滿了兩張紙，寄給她，請她珍攝。後來她回信說：除了兩點不符之外，其他都完全準確。我知道，我說的某兩件事，是未來尚未發生的，我提出請她和她的先生都預防。

謝先生是熟朋友，當然較為容易遙診。但是那些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就不太容易了。比方說，香港突然來一個越洋電話，是一位陌生的女士，請我在電話中為她越洋透視，她一些提示都沒有，只講了生辰，問我要不要知道八字？我倒不需生辰八字，也不要聽她講出病情，只要她合上眼睛祈求佛力加被。

「我們先祈求佛力吧！」我說：「或者可以看得，或者看不見。我若看得見就講。看不見就講不出來了你不要怪我。」

我蒙佛恩，賜我張開天眼，看見這位女士有嚴重的心臟擴大，我就把我的「X光透視」般的影像描述給她聽，她在香港那邊就哭泣了起來，一定要我救她。我不懂醫道，怎能醫人？我最多只能建議她怎樣用營養食物治療而已。

（未完）